

水归大海流方远 树到长年影亦疏

记晚清耆宿王薰

王樺/文

太平 前王 王氏家族是元末自黄岩迁入的。历经元、明、清三朝，至大清年间，已是太平城里一大家族，王家聚居于阜民桥之西、后溪之南。为与聚居于阜民桥以西、后溪以北的明代自渡首迁入之 泉溪王氏 家族区别，人们习惯称溪南王家为 前王 ，溪北王家为 后王 。

后溪从上水洞下来，沿溪流有许多简易的小石桥，这些石桥连接后溪两岸某弄堂口和溪南家院，方便了后溪南北通行。尚为孩童的我早就注意到，有一座小石桥与其他桥不一样：桥宽不到1米，白石板，很新，不像溪流上其他石桥那样因行人频繁过往、捶衣搓洗而磨得圆滑闪光。石桥位于上水洞到阜民桥中段，一端架在上水洞路上，另一端架在溪南 前王 某家门前。

此门不常开，但凡门开时，必见门口一白发银髯、慈眉善目老者坐在椅子上，注视流逝的溪水，神情若有所思。母亲告诉我，老人是箕山先生公。这里是他们家临溪的后门口，这小石桥是他们家的桥。

从先生公家后门口沿溪往东一段是临溪高墙，墙角露出一 非松非柏 之树木，我曾因此想问个究竟，于是斗胆进入探看。从上水洞路弹子巷口通往溪南的大石桥进去，就是 前王 ，过了溪左边即一荒墟，向前七八米，至一屋檐下，往右数步即是一小门，门有时开着，进门便是先生公家的后院。院子里铺着石板，院子北面沿墙是1米余高宽的花坛，上植各类花草，此树就长在花坛左上角上。树主干有大缸碗碗口粗细（大缸碗：太平人对平日所使用之大碗的俗称，碗口直径20~30厘米），树之干枝扭曲，姿态奇古，树皮成条片纵裂，树冠团团如云，颇入画，自然叫不上名。院落庭宇宽阔，空旷无人，寂静异常，四顾房廊阶地，无不清明洁净。一老太太闻声从房中出来，笑容可掬，倒使得我这 闯入者 自感窘迫，匆匆穿过房门敞开的 上间 ，夺路离开。后就树一事请教于陈曼声先生，陈先生说，这是桧树，太平城里，仅此一棵。

那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事了，此时的先生公已经年届八十。

先生公即是王 薰 。《温 岭 市 志（1988-2007）》载，王 薰（1881-1963）字箕山，号填海。县城人。清末诸生。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。长期从事新闻、教育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文史馆馆员。著有《填海诗文钞》。

王薰祖上王崧（？-1408），《花山志》载为 社吟九君子 之一，有关资料称他 博通经史，厌习举子业，喜游名山大川，交结朋友 著有《听竹集》。王家迁入太平，就在他那个时期，不知是不是因为他 喜游善交 后作出的选择。

王薰的父亲王穰年，字韵卿，生前从医，善书法工诗词并喜画，著有诗集《梅花百咏》；母亲林玉筠，中央园林氏，亦有诗作结集，名

《椒花集》。

王薰是清末秀才。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（公派生），攻读的是法律。但他最终没有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，这应该和他父亲有关。王穰年平生以行医为业，在太平传染病流行时出诊救治病人而被感染，回家两小时即病逝，临终时留下遗言，嘱下一代切勿为医生和律师。王薰九岁丧父，日后潜心攻读 四书五经 ，中得秀才后，尽管家中满是父辈留下的医书，却从未涉猎；留学时学的专业是法律，终也没成律师。他这辈子从事的基本上都是文字、教育方面的工作，与医学、法律毫不相干，想来是为了恪守父训。

王薰年轻时，曾为王咏霓先生之幕僚。王咏霓乃黄岩人，清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门生，晚清政要，工诗文，善书法雕刻，为近代著名诗人、书法家、教育家。王咏霓推重王薰，常于宾客前夸奖王薰，称其 后生可畏 。

1921年至1923年间，王薰被县知事徐庆嵩委为温岭县参事会参事。民国时期的县参事会，主要审核县议会所议之案件，然后交政府执行，是县行政的辅助机关，县知事兼任参事长，其余参事由县知事委派。其时温岭的县参事会，一共有参事六人，其中有五人是兼职的，只有王薰是孑然一身，由此可见，参事会做事的就他一个人，且他尽职，办事靠得住，受领导信任。

1930年，张心柏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，王薰受张之邀，担任了财政厅的秘书长。但次年张心柏被迫辞职，王薰亦只得单身赴福建谋事。他先在福建蒲城县政府做事，但那个年代，是一任县长一班人马，而且县长是走马灯似的在换人，没多久蒲城县长被换，他只得再 自谋职业 。孰料觅事辗转途中，竟遭土匪绑架，被劫持至匪窝。甄别 期间，王薰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就自诉是读书人，想到福建找事做，混口饭吃。土匪中居然有自诩 识相理 之人，他见王薰一张敦厚的面孔，一双皮肤粗糙、指节肥短的手（天生的），认定王薰就是一位穷苦人家出身的读书人，非得要留他一起 共事，且许以 文字 一职（意即仅做文案策划，不必亲自去参加打家劫舍活动），并留置王薰不放。王薰几番推辞，最终被释，土匪惜其才，竟赠之以藤箱一只，路费若干，礼送出境。此时的王薰犹如脱笼之鸟，哪里还敢再找什么差事，赶紧打包回老家。回到家中，家人正为其久无音讯而焦急万分，见他平安归来，自然是喜从天降。说起福建谋事一节，夫人吓得泪满襟、人发抖，除感谢上苍有眼、祖宗保佑外，再也不让王薰出门谋事了。

王薰回到温岭后，在温岭县财务会担任过副主任委员，连任六届。期间，他还在温岭中学兼任教员，现年99岁的赵月湘先生是王薰当年的得意门生，说起王薰，赵先生记忆犹新。她说，王薰教授的是国文，因赏识她平日的作文，常教导同学要向她学习。王薰对同学

极为和气，同学对老师也很随意，师生之间经常开玩笑，男同学们甚至 闹 到把王薰的衣服脱下来又重新穿上去并帮其扣好纽扣的地步；平日还自制弹弓，常挟弹携壶，赏山景，打鸟雀。一位前清秀才，年届六秩，犹如《射雕英雄传》之老顽童，确属难能可贵。

王薰为人厚重，他曾在报馆做过新闻文字工作，先后相加竟达十年之久。他觉得最自豪的是自己 秉笔长厚厌纵横 ，意即十年来，虽尽日与笔墨打交道，但从未议论过别人的隐私短长。故深得同僚尊敬。

之后，年事已高的王薰因脑溢血中风，虽经疗养身体日渐恢复，但终不如前，就居家蒔花，与友人诗词唱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全省各地遴选文史馆馆员，王薰以其资历、身份、声望等综合因素及《填海诗文钞》而中选，自此衣食无忧，晚年安逸。

太平癸卯举人赵佩荏与王穰年、王薰父子交谊甚厚，多有诗文唱和往来。赵佩荏特别看重王薰，他的《石芙蓉馆集》有《王韵卿先生<梅花百咏>序》，其文中有 王子箕山以能文名，所为古诗骈文，出入汉魏六朝，唐以下盖不屑言，予见而异之，以为三古以降，斯文道丧，风雅流歌，何所得而能善也。追观其尊人韵卿先生及母氏林儒人所为诗，而知王子之能文，盖淑渐于庭训，所谓家承而世袭者也。王为吾邑巨家，代以文显 先生与儒人各席其家之传，王子复从而衍之，观其先而王子之奉其传可知，观王子而先之所未传而待以传者又可知也 。

赵佩荏谢世后，1940年秋，他编纂之《花山志》得以刊行，《花山志》蒐集了温岭花山诗派前辈的诗文佳品，王穰年、王薰父子的诗作亦被选入其中。赵佩荏之哲嗣赵立民先生请王薰为《花山志》作序，大凡作序文者，或有相当资历，或彼此都是相知朋友，否则难为此任。王薰在文中结尾写道 昔孝廉曾序吾先子诗矣，又切平生文字之感，故不获辞而序之，亦以慰孝廉泉下之灵也夫 ，真可谓文字因缘。

赵立民先生的《棟花庐遗集》中，亦多有与王薰唱和的诗作。《棟花庐遗集》称王薰为台州鸿儒，鸿儒者，学识渊博之学者也。王薰则有诗作《庚子仲春八十自述叠七十韵》，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评论，诗云：

内妻非佛才非仙，白首青衫六十年；
裴类不堪问泮水，平安尚有报烽烟。
一庭月有漫花淡，二月风无倚树颠；
大小逍遥同一适，抢楼鸟亦戾天鸾。

兰在庭阶月在波，老夫心事已无何；
陶潜柳是坐容少，庾信园还诗意多。
窥隙影过飞鸟捷，隔溪坐见故人过；
等闲亦有轻轻劫，本性由来不受磨。

五代相传于此居，小人见小爱吾庐；
水归

大海流方远，树到长年影亦疏。证取常新明月镜，勾留大好夕阳车；当前摇进知多少，衰意尚能大事书。

拓开造化罢神灵，天际飞飞有卫星；
壮岁喜闻酒德颂，暮年未读卫生经。
两行玉笋临新宅，一树琼枝映锦屏；
遗种叟逢新岁月，花香历历梦初醒。

于世落落无重轻，遗行有在照人明；
论文老宿推厉害，秉笔长厚厌纵横。
可堪琐琐芹泥旧，对此煌煌计划成；
耄老所需惟果腹，田歌风起乐春耕。

王薰家原藏书甚丰。《温岭县志》载：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，七月，山洪暴发，县城西墙崩百四十丈，冲毁数百家民房，淹死七八十人。大水不仅夺走了王薰祖母的生命，还冲塌了他们家临溪的藏书房，里面的藏书均遭席卷。台州一代宗师戚学标先生是王穰年的外祖父，平日交往甚密，家中多有戚赠送之亲笔题词、古版书籍；王穰年多年积集之医书，王薰自己所学之法律书籍，王家世代研读之经书范文，更有王穰年以及王薰自己平日所作的各种诗词文章，所幸这些皆整理装入柜、箱，视若珍宝，藏于正屋 上间 楼中，未遭水灾，尚有十数柜、箱之多。然在日后的 破四旧 中，丧失殆尽。故《梅花百咏》《填海诗文钞》等手抄著作仅见于记载而不见其真本。

温岭当年呈报王薰为浙江文史馆馆员送交的就是《填海诗文钞》，想来《填海诗文钞》在浙江文史馆应该尚有留本。近闻省文史馆收藏有王薰之母林玉筠女士之《椒花集》，赵佩荏云：林孺人 存有《椒花集》一卷，然数帙之书已足观其生平而貽其后人矣。 可惜未能窥得《填海诗文钞》与《椒花集》，以见王薰毕生之行状，领略其母子诗文精髓一二。

最后不能不提一下那棵桧树。戚学标当年曾有诗咏曰 千年桧树荫后溪，乌衣新有辟街西 ，说的就是这棵树。据考证， 前王 住宅，成于明代（1368-1644），桧树即是随住宅建成而由王氏先人迁植于此的（迁植时已是大树）。2001年，温岭太平县前街及西门一片拆迁， 前王 就在此范围内。在拆建协议尚未达成一致、桧树保护没有明确方案的情况下，桧树竟一夜之间被人锯成了三段，作案者自然逃之夭夭。桧树生存无望，王薰先生公之家人只好将其残留的根部一段掘起，珍藏以留作纪念。一棵有着500年历史（甚至更长时间）的古木，竟如此轻易地丧生，不禁令人扼腕叹息。

我辈生小，未曾聆听过先生公只言片语的教诲，甚憾，惟幸远瞻过先生公。然孩提时的场景终不能忘，倘若先生公有喜绘画的后人，应该为这位先祖作遗像一幅，其构图当是：先生公坐在躺椅上，一手执书卷，一手抚茶壶，前面是一溪流水，身后是那棵桧树。